

冯克熙

民盟历史人物

刘明华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冯克熙

刘明华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前 言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可谓群贤毕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这些民盟前辈精英们纵横裨阖、开阔放达,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奔走国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将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播洒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主同盟,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

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盛世的今天,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出版了《民盟历史人物》和《民盟历史文献》丛书,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盟历史人物》与《民盟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

《民盟历史人物》
《民盟历史文献》 编委会

序

任何人的一生，都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留下痕迹，有的人影响会大一些，有的人影响会小一些。冯老，我认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冯老虽然故去了，但是他对很多人在思想上的影响会一直存在，很多同志和朋友会长久地记着他。

冯老是四十年代参加民盟的老同志，是盟内有影响的活动家，他为民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认识冯老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冯老的一生，是在坎坷中度过的。我觉得特别珍贵的是，冯老虽然遭受了很多苦难，但他对个人的得失看得很淡，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关心国家的发展前途，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孜孜不倦地探求中国的发展道路，思索民盟作为参政党在中国的发展中应该起的作用。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他写了《现代的中国与中国的现代化》。在这篇长文中，他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对中国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见解。这篇文章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开始之前中国的实际,而且不少见解是有预见性的,体现了冯老独立思考的精神,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达到的思想高度的标志。所以到了九十年代,我重读这篇文章,并没觉得过时,看了之后,我仍觉得有很多启发。

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冯老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但是我和他的接触中,始终感觉到他对国家、对事业的饱满热情。他为人的真诚,对民盟工作的关心,仍然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1997年,重庆建直辖市,民盟重庆市委重新成立,我受民盟中央委托到重庆参加市委成立大会,当时的一些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冯老年纪已经很大了,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同志,考虑到冯老的威信,盟员的希望,坚持让冯老继续主持重庆市民盟的工作。在那次会议上,我亲身感受到冯老在民盟盟员中,甚至在很多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还发现在冯老的领导下,民盟重庆市委机关工作很有生气,机关的同志团结得非常好。那次,我深深地感到,冯老不但有崇高的理想,人格的魅力,而且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我记得那次跟我出差的是李勇同志,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跟他讲,应该把重庆市民盟的很多经验在全盟推广。李勇同志根据我的意见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央盟讯》上。

冯老一贯强调立言要诚,要敢于讲真话。在重庆他经

常提出重要的建议,有时也提出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冯老得到了中共领导的充分理解和尊重,真正起到了共产党的诤友的作用,为我们继承和发扬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传统树立了典范。

冯老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在考虑民盟的工作。去年下半年,冯老的病情已严重恶化,他坚持把自己对民盟如何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的思考写成长文,寄给我和其他同志。冯老的文章使我深受教育,他的精神更使我深受感动。作为民盟的负责人,我经常感到担子很重,认为很多事情不是我的能力所及。在谈话中,冯老大概感觉到我的这样一些想法,所以每次开会遇到一起,他总要找我谈谈心,不断对我鼓励,希望我尽量把民盟的工作做好。冯老在与我谈话时,经常引用民盟早期的史实,这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民盟的光荣传统。最近几年,冯老还写了一些回忆民盟前辈象梁漱溟、罗隆基、潘大逵等的文章,介绍他们的人品、学识,借以阐发民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政党薪火相传的精神。冯老以他的言论和行动,有力地推动了民盟工作的开展,也使我得到了很大鼓励与帮助。我经常用冯老的话来勉励自己,努力保持民盟的优良传统,尽力把民盟的工作做好,不负民盟前辈树立的光辉榜样。

冯老的逝世是民盟的重大损失,很多同志都非常悲痛。我想,冯老一生执著于对真理的探索,个人于世无求,我们

对冯老最好的纪念,就是不断推进他毕生从事的事业,发扬光大他一贯倡导的精神,把民盟建设成为高素质的参政党,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丁石孙^{*}

* 丁石孙: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北京大学校长

目 录

前言 / 1

序 丁石孙 / 1

第一章 飘零书剑

——冯克熙的早年艰辛 / 1

第二章 风雨同舟

——冯克熙的革命经历 / 15

初入报界:《新蜀报》的校对 / 16

打理“群益”:受聘出版社总经理 / 21

追求民主:青民社的发起人 / 25

冲锋陷阵:《民主报》的干将 / 31

奔走呼号:黎明前的大营救 / 46

第三章 风雨如晦

——冯克熙的艰难岁月 / 53

昨夜西风凋碧树——呼唤春天的悲剧 / 54

风雨如晦——壮年的沉默与思索 / 70

第四章 近朱者赤

——冯克熙的良师益友 / 75

以诚相召 以信相感

——纪念周恩来总理 / 76

斯人虽去 风范永存

——纪念梁漱溟先生百岁诞辰 / 79

不堪回首 又应当回首

——罗隆基先生百年祭 / 82

远见 务实 端庄

——追念胡子昂老人 / 91

一生皆正气 谈吐尽是非

——从讲正气想到潘大逵先生 / 96

一生追求 半世坎坷

——怀念克林 / 101

第五章 肝胆相照

——冯克熙的政治智慧 / 107

思想解放与独立思考

——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注 / 108

人品风骨

——对知识分子、社会良知、青年问题的
思考 / 120

以诚相召 以信相守 以情相感

——对统战精神的总结 / 136

第六章 风雨相依

——冯克熙的金婚生涯 / 167

附录一：现代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 冯克熙 / 179

附录二：冯克熙年表 / 265

后 记 / 275

跋 / 281

第一章

飘零书剑——冯克熙的早年艰辛

1922年11月17日(农历9月29日),冯克熙生于重庆。

冯克熙祖籍四川江安。江安现属四川泸州,位于川南。在人们的心目中,江安是一个偏僻小城。今天,便利的交通已大大缩短了它与外界的联系,但距重庆、成都均有二三百公里的江安,在人们心目中,仍是一个遥远的所在。

和许多四川人一样,冯家的祖先,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他们来自福建汀州。冯家人川的是两兄弟,入川后,分别在江安和乐山附近的犍为县清水溪落脚。从此,就在这里定居、繁衍。据冯克熙回忆,犍为冯姓和江安冯姓早期曾联过宗,但是来往不多,家谱上也没有明确记载。

定居江安的是冯克熙的高祖,一个小土地经营者;境遇不宽,也无功名顶戴。江安是座仅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和一些小巷接成的小城。那时,全家住在东街“老房子”。高祖去世后,二曾祖管家。他长袖善舞,经商有道。做粮食生意发了财,买了千多石土地。大曾祖、三曾祖也科场得意。这样,一个“书香世第”就在江安撑持起来。曾祖父们分家时,四房人,每房都分得了三四百石田地,大家也分开居住。大曾祖迁居白马街。二房住在青云街,“公馆头”。三曾祖留“老房

子”。冯克熙曾祖是四房。分出来后，在东街钟胡家巷对面买了幢三重堂的老屋定居。

这座房子，冯克熙儿时曾在那里生活过。他的记忆中，“从临街一个铺面进去，通过一条甬道，进大门，是天井、花厅，两边有厢房。花厅进去，又是天井、阁楼，两边又是厢房；然后是堂屋。屋后有个小花园；园东有几间当时的‘洋房’，园北是粮仓。在曾祖父统率大家聚居于此的时候，这里是够热闹的。当时，曾祖父母按规矩住堂屋东首的正房。祖父母作为长子、媳住堂屋西首的正房。五叔祖住后花园‘洋房’，八叔祖住阁楼东边那几间；父母和我们住在阁楼西边。——我是在9岁时，离开那座房子，离开江安，到上海去的。抗战期间，1940年，曾回去小住。那时，祖父辈再次分家之后，五叔祖去‘水井街’。八叔祖迁居‘黄井头’。东街钟胡家巷口那座房子，就只翁姨婆和我们在住。老房子陈旧、空洞，处处给人以荒凉、没落之感。——直到40多年后，1985年秋，我陪同来重庆参加雾季艺术节的一批曾在江安生活过的戏剧界知名之士：杨邨彬、吴祖光、刘厚生等回江安去看了一趟，住了一天。甫珊、大卫也第一次回到老家。留江安的族人对我们的归去非常热情，陪同去看了东街故居。那里，已成十足的‘十家院’，修马路截去前一半；后面，又被隔成若干，面目全非，旧景不辞了。”

但就在那座老屋里，留下过冯克熙和他的弟弟妹妹们的童年记忆。当年，在那个“书香门第”里，人够多，礼节也够大。孩子们都要穿得规规矩矩，“行”得端端正正。早晨，大

家要去曾祖父母、祖父母处请安。用饭时，曾祖父母和祖父母辈坐的一个圆桌摆在堂房；父母亲以下，两三桌人则在阁楼。座位都有一定，食时不随便讲话，有“丫头”在旁边端菜、添饭。逢年过节，张灯结彩；亲戚朋友不断，磕头作揖不断。那些封建“荣华”，冯克熙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都曾有所领悟。可是，“好景”不长，在曾祖父于1926年去世后这个大家族就日渐衰微。1933年，曾祖母离开后更是每况愈下。

60年后，忆及于此，冯克熙深有感慨地说：“封建家族留给后人的，是愈分愈少的一点家财，养尊处优的习惯和无法面世的能耐。它是以安常处顺维系其源流；而当无常可安，无顺可守的时候，沉沦就来了。封建家族作为封建社会的组成细胞，其没落，有必然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冯克熙的父亲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江安的东街老屋。3岁前，都在那里度过。1908年，祖父砚庄公游宦云南，冯父从3岁到8岁这段时间也在云南。——祖父去云南，是由于光绪年间，江安知县沈秉堃的儿子患病，曾祖父是当时江安名医，把他儿子医好了，两人结下交谊。曾祖父托沈知县，砚庄公便在19岁时入沈秉堃署中“习幕”（见习当官）。后来，这位沈知县官运亨通。很快从江安知县擢升为云南藩台（民政厅长）。祖父随他去滇，初在昆明藩司幕中。23岁那年，放任邱白知县。祖母携3岁的冯父去云南随任；从江安到昆明，乘轿子要走三四十天。冯克熙的三叔就出生在昆明。不久，沈藩台保荐祖父为富州同知。（二府，相当于现在的副专员）邱白、富州，属滇东南、文

山少数民族区，地近黔、缅。接着，沈又升任广西巡抚（省长），祖父也内定要去广西作知府。辛亥革命爆发。广西去不成，云南的官也无法当。于是，“打道”回川。那时，冯父才8岁。

1989秋，冯克熙和六弟克焘去云南开会，昆明的同志曾专门伴他们到附近邱白的建川（滇南重镇，古迹斑斑）一带一游。冯克熙写下了：《己巳、滇南追祖》的七律一首：

先祖畴昔驻滇南，我今有幸访建川；
往事如烟付梦幻，遗迹荡然得窥探；
“书香世第”空凭吊，“官宦人家”属世讫；
幸得儿孙多自好，祖翁应无憾冥间。

冯氏“世家”，在曾祖父晚年，已渐衰落；后来，祖父为官、为商，一再失利，每况愈下。冯祖父年少为官，善书能文。在冯克熙的童年记忆中，他的官格很足。但毕竟是书生。书生从政，志高术低，不习于官场的一套，难免不败。因此，从云南返川，是搬银子去赎任，而不是运财宝归家。这引起五叔祖们的不满，也给了家庭经济以打击。哪知，祖父回来后，不甘寂寞，想随潮流，办实业。他利用和当时一些熟悉的朋友，也是一些富绅：如梁叔子（清末四川名士）、吴受彤（川盐银行创办人）、曾子唯（自贡盐业巨子）、稽祖佑（刘湘幕僚），以至军阀杨森的关系，办起永边公司、福盛太盐号、荣溪机器厂；并且，雄心勃勃筹备四川第一条铁路：井（自贡）泸（泸州）铁路的兴

建。而随着军阀混战中杨森在川南的败走，井泸铁路修建搁浅，祖父的事业也就几乎全部覆灭。

回顾祖父的这一段奋斗史，冯克熙深有感慨：“如果说，祖父在官场的失败，是由于他是书生；那么，他在实业上的失败，又由于他是个不能务实的为官之人，这是中国儒生、宿吏的悲剧，也是当时超前思想、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必然归宿。我离开祖父时，不到 10 岁。我记忆中的祖父是有文才，有气质的；可是，时代如此，环境如此，能奈其何？”

大约从 1914 年到 1921 年，冯克熙祖父先后居住在自贡、重庆、宜宾；冯父也随侍在侧。祖父晚年利用井泸铁路流产留下来的器材，在宜宾开办了光华电灯公司。20 年代的宜宾，已是长江上游一个较热闹的城市。工商业日趋发达，对电力的需要也日益增长。光华公司成长很快。但电灯靠收费经营，成本高，因而价格高，小城的老百姓享受不起，多数人只能点油灯。他惨淡经营，与日俱艰。冯祖父由于受到事业失败的一再打击，心灰意冷，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家里的不少事都交冯父去办。18 岁时，冯父上任光华公司经理，代祖父承担了重任。

如果说，18 岁的冯父接替其父的经理位置，是“立业”的需要，那么，两年前，16 岁的他便为了家庭香火而“成家”了。作为家族的长子，冯父肩负了太多的希望和责任。

冯父没有进过正式学堂。童年，在家庭私塾习读；后来，又经祖父和祖父的文友梁叔子等的教诲，读的书不少，文字能力强，诗词有功底，还懂得点英语。这些，全是他自学而成。